



同學諸子評

皖上程良齋先生著

蘇莊集

培風堂藏板

序

莊子之為書出沒變化莫測其端倪且
十三篇之中卮言重言寓言錯綜疊見
水窮雲起其首篇冠以逍遙遊即內外
諸篇無非欲與物為化使天下共遊於
斯境而已後之註莊者不下數十家賞
奇析疑各有發明然類皆註莊之逍



非即我之逍遙也余過皖上知程子之
齋為皖江名宿因讀其詠莊一集蓋本
於性發於情而後形於聲葆光天府默
與造化者遊故以莊詠莊實以我詠我
耳又安辨其為莊之逍遙與我之逍遙
哉由是夢不必不蝴蝶也化不必不鯤
鵬也其無心者不必不如象罔之珠之

忘機者不必不如漢陰之甕其治氣而
神者不必不如紀渚之養雞梓慶之削鐻
而且意之所之音韻自合則伯昏之射宜
僚之丸也所言皆莊言而斧鑿痕消則庖
丁之解牛郢人之運斤也夫莊子與物為
化而有南華之經程子與莊為化而有
莊之集其殆遇莊於意言之外者乎

之膠膠轉轉也且爲蠻觸之爭且爲
之賦排下進上未發深醒而具一知半解
者不能自適其適與莊究亦無得也詠斯
詠者其猶河伯之望洋而嘆也夫

康熙己未仲夏月崑山健菴徐乾學撰



序

註莊者無慮數十家子玄而下互有發明惟
宋陸西星氏從楞嚴悟入作副墨八卷而篇
尾各申以四言頌語然亦畧宣意義如釋氏
祇夜體爾若夫櫜括貫穿使數十萬言就我
五字如萬里波濤千重峯嶺俱攝而歸尺幅
中且令味之也如飲沉澆而誦之也若素

天則惟良齋程君咏莊特以韻語而標
蓋南華一書不可方物漆園氏亦自謂連狝
而參差故羅絡爲難會通爲尤難良齋潛心
聖業好學深思既已明體適用而經術之外
復畱心二家於此書沉潛反復久之遂領其
宗旨得其機要所謂陶斯咏斯樂者初閱
之但覺組織鎔鑄良工苦心而一唱三嘆之

餘則見其積思立通實有超然而獨得渙然
而自信者幾幾乎遊象外而契園中矣固不
獨褻績爲長也考亭云善讀書者諷咏以昌
之世之讀南華者尤不可不咏斯咏也夫
康熙己未孟夏之吉同學弟甌山劉若宜拜

手言



序

少讀南華經茫乎不知其所至時架上見李注
濤說在高從覽之見其淋漓浩瀚究其所以所獲
也至今不窺南華舊經者垂二十年矣丁巳移
皖情得與程具具高一見訂交契若夙昔又與
其講即元次升才季士軍遊卜其家學其源皆
其弘嚴直可上下古人夏日炎旱揮汗如雨而

高崖山中直下一毫示予曰詠在集詠誦過
親生梯比不覺噪令素然神解令若陶淵明詩
有為之律者因里陶詩未嘗入律而律之若如
大匠入柳林惟所取材南游文如游龍象若秋
雲不可摸索思高不用鉤棘亦不斧鑿之也
此合物宜不奇絕與涉潭說在并觀安在令人
不勝古人也望之無家說在李廣詠在其程
不淺乎今雖南游以文入中之程李少是也
又此小共你未絕哉

原熙戊午年仲夏月年家春寅弟宗李坡序



叙

窮經吾儒事也。目老莊之書為異端而置其集於高閣，非耳食者常態乎。然每見儒者自命窮經及聞二氏之教，非沿襲牴牾則為所震動，要皆未窺二氏源流故耳。朱子云：老子高玄虛妙，佛氏特宗其肯而增高鑿深之。莊子學本老子，筆挾机鋒，正禪宗家所謂刀劍上事。大藏經五百四十函從此抽繹，出不獨東坡一生文字由茲悟入已也。吾社程子文壇尊宿著作甚富，丁巳居廬次時與漆園遊而發為歌咏，以曉暢其大意。陳同甫謂一

備二氏之源流天下不可無莊子之書余謂莊子言猶河
而此咏實大海之津梁則是書更不可無此咏矣是集行世
一切黃冠釋子對此皆同條而共貫善窮經者不當如是
乎哉至於每篇限以一韻音律穩帖氣格蒼古置之先正
五言古體中亦當高置一座又其餘事也後世有子雲錄
全咏於莊子之後程子洵南華之功臣也夫

康熙戊午孟秋月同學弟鶴峰任塾書於臨洵署中



詠莊集目

內篇

逍遙遊篇第一

齊物論篇第二

養生主篇第三

人間世篇第四

德充符篇第五

大宗師篇第六

應帝王篇第七

外篇

駢拇篇第八

馬蹄篇第九

胠篋篇第十

在宥篇第十一

天地篇第十二

天道篇第十三

天運篇第十四

刻意篇第十五

繕性篇第十六

秋水篇第十七

至樂篇第十八

達生篇第十九

山木篇第二十

田子方篇第二十一

知北遊篇二十二

雜篇

庚桑楚篇二十三

徐無鬼篇第二十四

則陽篇第二十五

外物篇第二十六

寓言篇第二十七

讓王篇第二十八

盜跖篇第二十九

說劍篇第三十

漁父篇第三十一

列禦寇篇第三十二

天下篇第三十三

內篇

詠逍遙遊篇第一

四支

皖上程從大畏齋父著

男

師恭
師肅
師懿

婿劉慶有

全校字

人生奚不樂種種膠轄之邯鄲夢未醒惑于生死蠻觸爭

相持惑于名利小知去聲如蝸音條鳩從未覩天池所見爲身

計得喪喜成而惡虧所見南華生哀憐著書以明

首揭逍遙義遊化喚迷癡請看鯤化鵬下踏上際

氣自北而南陽從陰以滋一飛九萬里一息六月期

野馬空中遊絲與塵埃生息以相吹培厚也風負兩翼下視

風且卑大哉眼界寬蒼蒼盡兩儀嗟彼小年者晦朔

尙多危不見靈與椿千年一歲支沾沾推彭祖衆人

良可悲一鄉一國士自視蓋若斯此段與見小對有懷宋榮

子毀譽不能施內外分去聲固明猶未樹神奇御風有

列子冷零然善遷推雖然免于行猶待風相資若夫

御氣者六氣自相隨徜徉乎無窮何待復何知名下

弗久居功不自已私嗒然忘有我劫道即在茲此段與見

私對所以許由輦淡林巢一枝尸祝守樽俎豈代庖人

炊姑射山名有神人肌膚冰雪姿陶堯且鑄舜何以驚

怖為宋人賈音古售也章甫越人棄如遺譬世人不足與大言堯慕

姑射神山海經云姑射山在海外四子當為誰或曰許由齧缺王倪披衣吾身

四大是豈覓汾水湄姑射神即在堯之心善於用大者所用自

無岐大瓠互虛其中江湖利涉宜大樗枯可臥寢

莫無險澱高舉遠斤斧至樂誰能移

逍遙遊即孔顏樂處是也樂字乃詠詩眼目看世人之不樂由于自私自便悟這老人胸中天空海濶篇中以莊文之曲折為詩之波瀾以莊文之援引為詩之典故未嘗參以已見不復竄入他書而章法有起有轉有宕有結若錄此于全文之末讀莊文者如開拳見掌矣

同學諸子評

詠齊物篇第二十五翰

南郭子綦氏嗒焉微有歎形槁心如灰喪我

不知物我之分

無隔扞天地人三籟俯仰何漫漫大塊噫為風怒號

平聲孔奐也林木似人物入聲似鼻似口似激者

咬者判

竅穴之聲

唱于

其聲輕

隨唱喁

其聲重

竅虛風以散子

游悟地籟眾竅音弗亂人籟在比竹天籟安從讚吹

萬有聲者

各不同使者

造物使之

作是觀

去聲

人與接為構

心闢驚而悍發議若省括慮

憂危伏縱

態屢換百骸眩

音該

而存種種皆吾漉

四大假合

吾誰與為親臣妾遞相

喚支體互為驅使

成形以待盡

終也

芒乎同日旰

以上演說人身為造物所

使以結吹

吹萬槩如斯人言更浩瀚

從聲說

所言特

未定

未知出于造物

齧

音寇鳥之初出卵者

音鮮糾絆言惡

平

是非儒墨相為難去聲是非求一定莫若以明斷天理

也歸之自然之天理因是而是之不用一偏之見道樞從此現環中之環

中必應無窮風來水上渙聽其自然以我見彼非彼且多

反汗取彼看作我取我作彼看一指手一馬博塞間

天地萬物貫天與地不得廷屋梁楹屋柱通為一以道無

容分片段橫直皆適于用成毀通于一不復勞計筭勿如狙

公賦朝暮生波瀾音濫未始有始前成虧非兩案我與

物為一一尙與二半二與一為三漸如枝離幹曷返

無物初彭殤皆旅館從一說天府酌不窮葆光為復

且子綦荅子游其言非河漢篇中一小結無如世途迷一

知半解窠不齊又由于知主倪三不知物理儘可按人愛麗

色姬鳥見驚飛翰所知豈真知不知涵參贊以上言知夢

中占夢人飲泣相背叛不齊又惑于生死至人齊死生利害

何疑憚若值大覺時悔夢迷彼岸人生洵如夢又如

影在幔罔兩影外微陰問已影影待形而燦是一是二乎

柰何習而玩莊夢蝶以嬉蝶夢莊非誕蝶耶莊周耶

四

春冰時將泮物化此中參忘我渾崖畔

戰國時人物之論更相是非不能齊一大抵各我見開章喪我二字便是一篇主腦人惟無我便能因人說透天地自然之籟并生死利害皆空又何是非可爭此之謂大齊此之謂喪我至于文字斷而復連相續無跡全是一片神行詩亦因其斷續以為離合絕不起爐作竈而一屋散錢不覺貫申到底

詠養生主篇第三 九青

人生思去聲無涯勞此有涯形有涯隨無涯吾生何日

寧即世短意養生養其主聞者發淡醒為善無近名

為惡無近刑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跡修真假幻質緣督以為

經或曰督脉居脊間人身血脉摠會處此是喬松訣

可以享大齡有時理煩劇乘風揚巨舫御事得其理

解牛有庖丁手觸肩倚時驕呼麥然用刀音中去聲聽

批卻音隙骨肉交際處導大窾音欵骨肉亦發新於硯肯

祭音頃骨肉相着處未經涉未嘗用刀大軻骨也更棄屏更不用刀

神行宮知止順勢同建瓴時有所難為怵然戒箴銘

境喻送視止而行遲四顧立亭亭躊躇滿志後善刀藏

窈冥事過而化惠君聞之悟養生于此聆世之養形全如無事

者徒侈五侯鯖若識主人公形兀異穢腥渡到右天

生是使獨造物司其靈但勿貪飲啄自入樊籠局入渡

澤雉節 澤雉步自如樊中失清冷音零養生非養形肢體

如聚萍老聃大聖人函關牛背青經曰老聃死直呼

方士惺老聃且死適來安夫時適然而來適去遊北

溟死而竭人哀謂之遁天刑得罪于天薪有時乎窮火傳

無暫停莫熄于炎炎莫炤于熒熒誠知火無盡縣五

解在帝庭天帝不能以此謂養生主修真淵以淳

不獨曰養生而曰養生主即禪家所云主人公道

家所謂丹基也莊文只解牛兀者澤雉火傳四喻

而養生者之行所無事雖足虧而任天以遊并不

貪祿不貪生俱在不言之表此所謂養生之主也

詩中屢呼主字醒出一章眼目至用經文現成句

恰在韻中極為穩妥亦自有官止神行之樂

詠人間世篇第四 一先

人道漆園學世故盡可蠲不知出世法即在入世緣

孔顏應世主授受有微權顏子將用衛澤蕉衛殺民

之欲相憐孔慮往而刑往為衛所刑繩墨暴人前各智生

爭軋逢比且迤邐回務端與一內外咸周旋天人古

三術與天為徒與人為徒與古為徒猶未及化焉止于自免未可化人仲尼教

心齋心以虛為田氣虛道斯集物至無喧闐回也頓

悟此竟未有回然回曰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以是謂之虛自此

忘言詮其樊人世樊籠亦可遊處世無跡可入世之中一宅以混然之一為

我其近旃惟止則能虛即是戒生定惟虛則明全定生不

止謂坐馳坐馳豈曰賢虛室自生白孔顏出世僊此

為最上乘下此難比肩次之全臣節亦可告無愆渡

葉使齊有葉公飲水懷孔瘖人道之患出事不成有刑責陰

陽之患連憂思而事成又以此致疾尼山戒義命君親道無偏言

出慎風波行實街糾虔獸死不擇音爭競之言不暇揀擇尅核

狠每好還人以美成存乎久日相好非一惡成難改弦

相惡在忽致命以終事弗為利害牽再次全此身積

然不及改漸調其絃致命以終事弗為利害牽再次全此身積

漸調其絃渡到顏闔節顏闔傅蒯瞶憂危未有悛形就心

欲和伯玉以心傳彼且為嬰兒嬰兒與踟躕彼且無

町畦化方以爲圓達之覺悟入無疵也過機候弗自專倘

日怒螳背車轍殞道邊虎媚養已者養之順其天愛

馬通馬情勿妄加策鞭達者惧世變進退識幾先散

木寄櫟歷社無用終天年彼亦直寄此非以工世妍

世無知己者詬厲任譏諷子綦見異材大祥在曲拳

不祥以爲祥此義誰能宣試看支離疏名戰役則棄

捐及受薪與粟自然脫倒縣懸有用非真用無用理

淡淵山木每自寇膏火自焚煎不諳此經義徒受世

糾纏

有主之胸不可以涉人間世大約虛以待物是一篇要領而忘我乃集虛之則孔教顏之心齋唯此虛也至于孔之語葉公蘧之荅顏闔以及養虎養馬散木支離疏四喻皆含有虛以待物之意詩于不相聯屬處爲之聯屬自成章法固是山斷雲能補乎

詠德克符篇第五 十一真

形體非所論惟德可持循三舉殘兀輩遺形以存神

摠挈魯國有王駘不言而教淳兀然喪其足六用互

三段爲均不獨以耳目爲視聽不隨天地墜不入死生輪

物化聽其命守宗以常申即所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此心如

止水衆止衆心不安于此安之從此遵禪家所謂與汝安心竟從遊中分

魯豈以物爲隣人自求學于彼何嘗求以教人此惟至命學充符付

渾淪次則知命者形兀任數屯渡到申徒嘉節申徒曉子產

鑑明遠垢塵世路多危機如羿張絲綸遊殼脫其鋒

所生爲獨辰同遊十九年忘兀與爲賓相洗以善道

改容而回嗔再次悔前非不致同戮民魯兀名無趾

補過亦可珍猶有尊足存性尊于足無足非逡巡視名猶

桎梏解之全樸醇三元入至德分途各可馴小結德三段

若合雌雄鷗鳥數夕晨汜然無繫着而若辭魯哀授國

釣才全德不形無所可見事變惟善因心自生其時即佛經無

所住而生其心常與物爲春隨寓皆樂全德推孔氏德友忘君臣

齊桓與衛靈所悅非全人閨跂支離甕菴大癭形則在所忘德

則在所臻人受食于天惟與天相親道與之以貌毋

內傷其身好辯如惠子勞精而弊唇倚樹據槁梧堅

白鳴津津德若存乎辯口耳可相狗殘兀與厲惡何

以全天真

此篇眼目在才全而德不形句後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正發明此旨其引三元者及哀駘它與支離大癭摠以見在德不在形也以惠子好辯結之中間點次德字俱在無形無跡處詩如其跌宕而層次井然

詠大宗師篇第六 四支

事固稟于天人亦有所為以其知所及人事盡善養所

不知天理見雖然猶有患天人無定資以為出于天又必求而后得以

為出于人又庸詎知天人真人悟在斯真人寢不夢

覺則無憂疑其息甚淡淡以踵達天池自踵而上至口鼻所以道

家有調息之法不似息以喉氣屈而言卑即此夢覺間生死

一視之好惡歸于一一即造物之自然也釋家有無俱遣道家兩者皆歸之玄昉此

天人不相離一與不一殊同以一為期其一也其一不一也

惟能善夫生善死從此推舟山藏壑澤夜半負之趁

有藏必有遯無藏無可懼偶然賦人形沾沾色喜癡

靜叅太極先一化相待時生天并生地此為大宗師

說得一節高一節此學徒倚為命豨膏及今茲下生六段

女偶名無古今不生不死奇擾擾也之而更寧成毀兩

如遺掃却文與字副墨洛誦之類無始直可追一段為之求其

次子祀與子犁稱曰莫逆友形病心由夷跣躄扶曳而行

鑑于井造物有傷痍左雞化左臂為雞右或彈或化右臂為彈化

機莫預窺浸假尻音敲作輪神可為馬馳適來有所自

適去豈非宜子與見及此夫復何所悲二段子犁問子

來達化無參差鼠肝與虫臂怛畏也化死則虫虫若如

金躍冶鑄錒自相麗附大冶指不祥大鑪實在伊生

寐以生死為寐死為覺以死為覺証此覺者誰三段再為求其類鼓

琴臨友尸四生視為贅疣一氣以相隨琴張遊方外

禮意等駢枝五孟孫渾生死化物若化為物待所司聽造物之

自將化未化際心變形則移物將化時遇毒螫之氣亦變而為毒螫人易簣

然時亦駭形形有變則駭異無損心心閒無事魚鳥夢中嬉即化蝶之意

六許由惡黥劓謂為堯所貽息黥而補劓鑪錘在所

施向謂方外學方內亦無岐仁義禮樂忘孔顏師道

垂豈但子桑琴歌詠三無私無私覆無私載豈私貧我

道先天地終萬古故曰大宗師而道以自然為一篇中真人之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與一化一氣寥天一諸一字錯綜照應正是大宗師榜樣所引連化諸人皆好惡歸于一者文自離奇詩亦如之

諫應帝王篇第七 七陽

王倪四不知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門齊物篇已詳復舉冠此

篇至人知貴忘泰氏大庭氏之類超有虞臥其臥徐徐覺其覺于于

咸倘符未始入非人非人天也到此天不足以高出名之又超出造物之上

于彼蒼若以德要求也世驅蚤負山岡天根遇無名六

極外翱翔遊心須于淡合氣漠為良自然無容私所

論符經常老聃教陽子無取乎強梁虎豹有其文田

者類堵墻立乎不測地遊乎無有鄉功似不自己名

自無可章請為觀壺子虛無義淡長神巫如季咸恃

術鑑機祥相術三番謁壺子列子從其旁壺子示三機

相術何可當其初見壺子恠其入膏肓豈知示地文

猶禪家修德機生杜閉不揚杜德機亦修觀之名及觀之名

其再見時杜權杜閉之中神較王生豈知露天壤天田

也猶以舌間為機自踵微彰氣自下而上太冲太虛也三

次示九淵佛家謂觀古人謂淵更深藏壺子有九淵而示季咸者僅三淵見未盡其妙

凡此三變者勝物而不傷季咸爽然失遁之適何方

列子悔而悟三年面壁光塊然一以終無為付混茫

全所受于天盡天之理不以得自減見其有得則近于跡無為名之

尸也主也無為謀府倡用心如明鏡不迎亦不將豈惟知

宜絕帝德愧羲皇上德不見德澤冥其汪洋試看報

德者徒自取穰穰儵音淑南忽北海帝南北渾沌帝

中央帝恩及儵忽二帝報不違七日鑿七竅渾沌從

此亡如本文結奇絕

通篇一字不及帝王之治而第曰無何有曰淡漠曰自然曰無為曰虛曰渾沌亦即堯之無名舜之無為文王之不識不知中庸之無聲無臭但吾儒說得平易而莊子筆鋒橫肆說得倣詭難曉其中壺子數段俱是自然渾沌的影子詩特添數虛字傳出神理幾于頰上三毛栩栩欲動吳道子寫生想作如是觀

外篇

詠駢拇篇第八 二十四敬

漆園著內篇無為聽所命視世用仁義告子曰義外

外然所言仁義字義與孟子不同讀者當知分別旁枝同奔競因為立外篇

特喚人間病手指增其枝足拇相駢併仁義與聰明

駢枝為孔柄朱曠亂聲色曾史枝法令堅白竄以句

楊墨持議橫多方用仁義道德非其正我思正正者

自然性命莊所言性命即下情實也為政合之不為駢

枝者不必屏有餘不足安脛隨短與長鳧鶴各游泳

斷鶴續彼鳧豈弗同梟獍此病附于身任入之失清

淨惡而决齧之傷生必無慶世所稱仁人蒿日憂衰

盛維彼不仁者囂囂何時清靖膠漆纏墨索連所馳

添陷奔難遊道德間大惑莫能諍減名穀名俱亡羊

夷跖皆虧性殉貨殉仁義傷殘同究竟聞見若干彼

禪家所謂幻花又生聰明勞將迎自見與自聞回光

拭明鏡此是頓悟意一仰希道德人自得以歌詠俯

憐响俞者以身殉萬姓自適其所適何嘗謂予聖不

為仁義搽即為善無亦恥淫僻行即為惡無近刑所

謂善惡二業皆空

也看來莊子何嘗不修身

劉叔平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莊周憤悱之雄也憤世嫉俗而著此篇其見既高其筆又奇以道德壓倒仁義二字是其本旨至于戲侮堯舜曾史伯夷處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而已有莊子之見又有莊子之筆 筆終許詠此詩

詠馬蹄篇第九 二十二卷

外物爲身累借馬振清響相馬及其蹄翹足發人想
踐雪禦風寒草水在沆漭路寢王者宮室無所用真性曠
以蕩燒剔刻雜之羈馬非所養馬死已過半罪自伯

樂昉猶夫陶與匠埴木矯其枉因之咎聖治游神及
混茫追維至德時同德無須倣常性織與耕天放肆然
樂不分黨無彼我相禽獸可羈遊鵲巢可攀仰海上狎群

鷗物我渾無象素樸民性得無欲何寬廣蹙蹙勉強行貌
自爲仁踈跂行立不定之貌滋鞅掌治術籠斯民上下相蒙

惘殘樸以爲噐彫琢受上賞毀德爲仁義好知以相
上此爲聖人過道德入于罔不信上古風再繪良馬

像再入馬一段喜怒徵良知食飲遊天壤加之以銜

扼月題齊馬頽亡何詭其銜并竊轡與鞅誰實誨導
之伯樂悔鹵莽因嘆法令增性與法多爽屈折以禮
樂匡形太勞攘縣玄歧高指而以仁義爭利弊滋長
安得如赫胥含哺熙來往猶馬放長林脫然樂閒敞
素樸而民性得句是莊子正言是此篇正意前後
借馬寓言乃其用筆不測處譚莊文者每日馬蹄
秋水之篇秋水篇汪洋恣睢詳之後幅馬蹄篇簡
繁不支又是一體詩亦相其簡淨正以不泛及爲
高

詠肱篋篇第十 十一尤

憂盜思守備緘篋預綢繆巨盜揭篋走反恐緘不周
上以知去聲防民下亦以此酬知去聲有所不及乘間恣
邪謀何以知其然覆轍原相猶先齊立國時聖知非
不優田成盜其國不獨踞方州并竊聖知法百度亦
能修先齊陰符知盜資爲戈矛何以知其然知術各
爲儔前人利天下賢與跖分投善人不得聖道不立
跖不得聖道不行
長弘比干賢不免招世尤盜跖竊五德分均出後爲
仁義之類
竟與賢人伴賢少跖則多利少害則浮聖人之利天
下也少而害

天下也。多楚為魯酒薄，反貽邯鄲憂。楚以酒薄伐魯而梁乃伐趙以魯不能援

川竭秋冬水涸而谷虛山中之谷亦乾。丘夷山頽而淵收土填。權衡

與符璽竊之，供持籌聖人之法不為盜，設而反為盜之資。知術若不去

胙音，揭何時休即今人所謂張公吃酒李公醉。何以知其然？聖知不

可留竊鈎者小盜，受誅竊國者為侯。侯門仁義存為侯時亦

以愛民為事。傳位如置郵，及其既竊後，斧鉞能禁不利器

聖人之法。若示人魚已脫淵，遊掎斗折其衡，民生得由由

尚稽結繩世，老死無所求。無求即至治，何事矜燠咻

今者贏糧趨棄親，事摳摟結軌千里外。託言于周流

何以知其然？好知俗必偷，機變生械巧。鳥亂而獸愁

豎白異同辯，所知增炫著。莫求所已知，性失其源頭

三代下為然，名亂淡可憂。含蓄後代無盡

春秋時之六卿戰國時之七雄其人皆盜賊也莊子憤激而著此篇已將捺莽懿温輩并五代六朝俱早已一眼覷破想到結繩之世亦無聊之極思耳并聖知之法而盜之句是一篇樞紐而何以知其然句凡四見層層披剝詩亦取何以知其然句還他四層本位本為以莊詠莊却自橫絕奇絕

詠在宥篇第十一 四寘

外篇前三章歷道聖知累細吟在宥篇歸宿恬愉治

在之者云何性不失所昇恐天下何以云宥之德弗

遷于世恐天下既無瘁瘁容言亦鮮欣欣意言情若

毗陰陽喬好高詰相而卓孤驚音志匈匈事賞罰終日

謀趨避性命之情搖有為皆作偽臨蒞出無為為天下

可託寄進推無為故不息由不二尸居而龍見純陽

體天地淵嘿而雷聲一陽時復位神動天相隨從容

萬物遂掃却治具跡老聃諄切示慎無撓人心人心

難以譬排下失志愈而進上得志好廉剡少年彫琢

試涉歷憂患熱如焦火炎寒則凝冰萃形容燥動靜

分天淵僨驕日以肆誅凶駭天下刑名樹赤幟殊死

者相枕刑戮者相值音桁楊桎梏間儒墨攘臂視無

異驅人溺蹇裳市恩賜桀跖有嚆矢响曾史資利器

桀跖借曾史之說以自文而名所以黃帝時廣成絕

為害是曾史為桀跖之嚆矢

聖知去傳道泯見聞抱神惟淵粹窈杳道之精昏嘿

道極至勞形與搖精長生最所忌人生只一身天地

永在集

陰陽備守一以處和把握陰陽秘黃帝拜廣成如天

難思議廣成復相告無窮為最遠易不終于既濟而終于未濟是物無窮

窮意遊于無窮野我存人盡瘁鴻濛告雲將心養當不

異不以心捉心何慮復何思墮體吐也去明聰復根雖

不滅滅無離棄雲將拜手行莊復陳至義不物自然

能物物生直窺物所自是謂獨有人獨有人間瑞無

者天地友無已則與天地為友即覩有居其次覩有

之子天道無人道有分真君齊物論篇有位弗易

在宥篇本在合天下言而却歸于治身治身之道又歸重于窈冥昏默看篇中曰恬愉曰無為曰抱

神以靜曰窈冥之門曰無窮曰渾沌曰無者天地之友分明揮斤在八極之外把握在陰陽之先從

未經人道過韓退之論文謂猶有人之說在亦是

不肯雷同之意詠莊至此直欲與造物者遊矣

詠天地篇第十二 一屋

君德成于天無為作人牧通一萬事畢無心鬼神服

即邵子思慮未起心何以能無大道本遠穆剗音枯

鬼神莫知之意心知覺納萬有十德詳莊府眾族萬物勿忽冥冥中

曉日此中豈獨見與獨聞獨字一章血脉至無為歸宿不見

承集

黃帝時遺珠覓水陸得之于象罔離朱空逐逐象罔

形亦無心從何起伏許由得此意還醇而反樸音帝

堯求也其師許由代歟為其師驚尊知謂師尊如

火馳言其緒使為末事所役恐樸樸衛道故尊師不

蓄缺就堯正以尊師心居于虛谷蕩蕩成堯德觀華辭三祝達

哉封人論克受如天福鶉居而穀冠食白雲帝鄉麓

數傳德下衰傳位紛筮卜伯成子高賢辭侯驅耕犢

有心即德衰擾亂從此俶始為之思泰初泰初未形無有

天機蓄有分且無間形若有分而又分他不留動動

也留者靜而生陰為機軸老聃告尼山憂世辯反覆有首有

趾眾心耳難相副音伏無形無狀間形而上者誰即形來復

于形下寓形上之道聖治滅賊心有為進焉徹所獨即前獨見

末世貪近功機械轉轡轆子貢談桔槔多智矜成熟

不遇漢陰人形神何以淑進觀大壑間注酌無盈縮

德人忘思慮佛家所謂不神人神上蠱音觸高乘乎三

光三光反混冥司化育不貴賢與能標枝及野鹿下

出其下

詠往集

此大惑者導諛何能穀聚徒相是非眾人同碌碌折

揚皇莠音里巷之曲喻俗言盛然快耳目之易入大聲古逆里耳

高言至高之論見已所獨得之逆心腹高言無人能解不若厲之人自知

厲為繆惡也生子恐似已夜半火視速人生失所性同

于百年木破樸為犧樽其斷委溝瀆美惡雖有間失

性同其惡困以為自得楊墨滋怨讟柴柵棘內支楹

弁紳外跼蹐眈眈自得虎豹檻中畜猶俗言胡

文字有離法然離則必合有脫法然脫則必粘惟

此篇單用離法脫法正以不相聯絡見其奇肆而

詩于灰蛇草線中尋出作者之意大約君德主于

無為而無為由于無心無心方能見獨獨者已所

獨得人不能知乃其慣排處篇中象罔得珠漢陰

抱甕皆無心之喻獨見獨聞進其獨志與高言不

止于眾人之心皆已所獨得而人不知之旨未嘗

屑屑于合且粘也若尋行墨而詠莊子失之遠矣

詠天道篇第十三 十一陌

天道為何如運而無所積一篇合天惟聖人六通兼

四辟其德靜生明靜中恬以適非曰靜也善枯槁謝

煩劇水靜匠取平大匠鏡靜鑑今昔何況聖人靜恬

淡涵翕關叶和及天人至樂超金石莊以天為師法

天故怡懌昧者守一曲煩擾徒眷眷不明君臣體詳

要失所擇君道在無為有為臣工責事分本與末五

末勿倒逆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云云定序如四時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

也尊卑同天澤仰觀諸天道日月奔駒隙雲行而雨

施朝潮而暮汐兩儀無所為旋轉靜中獲王道陳禮

樂刑政多損益莊子何嘗全不用兵刑禮樂運之以自然上下相

紬繹以此合天德非徒守典籍周室富藏書但以資

考核關尹老真人彷彿依彷彿自然之德為真宅天地有常度

日月如連璧禽獸草木遂未嘗勞區畫觀其教成綺

牛馬任呼斥容若如繫馬馬性欲馳雖繫而有奔突之意岸然多逼

迫書雖以載道意得言可擲形色與聲名世特識其

跡知者自不言言者未能釋詩書僅糟粕疾徐皆足

惜徐則甘滑不固疾則苦扞格不如斲輪人手自為

心役有數分存其間至老無厭射仍是運而無所積意不照應中之照

應

運則日新積則日腐在天在人皆然而所以運者運于靜中天道帝道聖道同條一貫篇中錯綜及

之至于積在五末即禮樂刑政之屬積在典冊即藏書糟粕之類知其所以運去其所以積全乎天人之旨矣詩如本文位置亦自得于心而應于手

詠天運篇第十四 二十六省

天運而地處綱維難詰究日月與風雲誰馳又誰驟
巫咸語五常順之方克副真人薄仁義虎狼稱仁獸
虎狼何謂仁父子親非謬父子相親何謂不仁至仁無私親仁
于此中觀屏譽亦屏各役德難相囿世人皆自苦以求美德之名
請於洞庭野清聽咸池奏所聞有三變始懼復不守

常與舊不主初奏建太清始作平正自然相往復蟄

作若蟄之驚雷霆首尾何從遇也其始無首其卒無尾聞之而

俱生難入于其敬次奏燭日月光華之意剛柔各輻輳滿

谷并滿阬塞乎天地以物為其候循萬物而為之劑量慮

之而難知望之而難就儻然立四虛黃帝自謂怠以委蛇

伏音謂北門成閭樂而委蛇故怠也終奏居窈杳不可散徙不流

左右天機渾不張見聞動作皆不自知五官則皆茂耳目手足皆備

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天樂離見聞以是惑而脅三變

始惧次歸大愚道機此時逗愚方入道是意識俱亡六用不行之時看此三

節便是禪家作用愈轉愈淡若夫狗治跡芻狗已陳後喻一沉酣商

周夢陸舟推舟于陸勞多疾二喻不見夫桔槔俯仰無厲詬

三喻即無法度因平時相調猶橘柚四喻味相反而皆可于口喻應

時而變奚必強爰狙衣以姬公繡五喻奚必效西施以掩

里婦陋六喻西施病心而曠里之醜人效之以上凡六喻節節皆好其法似出于左傳製錦節

孔李論道機非以言相購子難獻之親臣難獻我后

無主非自得者則不止道留不住無正質正也即禪家之印證則不透仁

義類遽廬一宿不可又假道託宿不可久假名為公共器多取

生顛仆古者采真遊逍遙天機畜老聃譬鵠烏白黑

天所授魚樂於江湖响濡難相救孔也贊老聃合散

雲龍遘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垂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博觀萬物理彼感此

成媁鴟雌雄不交但以目相視而生子蟲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以風化也生子交

尾成鵲音寇鵲之初出卵者以交尾而生魚以沫而化化機盈宇

宙有弟而兄啼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母乳絕而後生氣化分更漏佛經所言

胎生卵生濕化生其原出此見生生自然之理李也不可違欲人知此身與物同以破其自戀之心

許尼山得化相庇覆

天運在無聲臭之表前摹寫黃帝之樂無首無尾
杳杳冥冥不見不聞分明是天運的影子歸之大
愚以還於穆隨以六譬見不當在跡象上求終以
孔李問答趁重化字結之此文之有段落可尋者
詩于一韻中盡本文之底蘊而談理則入玄微章
法層折則迴紫瀾于大海不謂筆底現此奇觀

詠刻意篇第十五 十一尤

網羅百代人崇尚各不侔怨誹以為亢首陽有二叟
仁義教後學顏孟勤所修功名弘建監意得之伊周
閒曠就藪澤巢許或其儔吐納臻壽考彭祖自油油

古人跡有異咸遂其所求若夫古真人更為進一籌
修不藉仁義治不關垂旒壽不必導引閒不類山丘
去知并去故迫而後相酬其寢能不夢其覺能無憂
不獨養其形養性為最優即以形論之形為載神舟
形何以易弊勞則不能休况乎勞其精精竭于多謀
請為譬之水水性非浮漚清由于不雜靜則如平疇

此無為之象

鬱閉又非清

非如枯木

滔滔更日流

此無為中有為香嚴所謂

與做間坐亦不得

靜一而不變動則有異不動而以天行養

神以遨遊

神字親切便是道家之學釋氏却不肯這般說神字如曰無始以來生死本痴人喚

天下蟠徹重幽因悟純素道守神為源頭守與神為

一此大而一與天同悠此聖而不可知之為神此之謂真人純

素此中留

起手以充悱勤修各項人品引起真人而真人歸重于不勞形不搖精提起一神字作主先日養神後曰守神天行物化正是神守註脚詠者仔細參究始不辜負莊子指點世人之婆心

詠繕性篇第十六十一陌

性在所當繕理與欲分席繕性若於俗質滅于文籍

指儒墨之俗學嗜慾滑于俗蒙蔽難以格古之善養者知也慧

恬也定交相益何以養其知淡漠遠非僻定以生其慧

恬然遊廣莫音麥何以養其恬本來知無跡慧轉以生

定釋氏只云定生慧和理無扞隔事來而知現弗為俗情迫

事去而恬存忘機同嬰赤古人存混芒德衰漸更易

神農黃帝時已自遠開闢附文益以博性情難紬繹

所以大隱人淡根無間隙大行功不居反一無所擇

成功不自有大窮乎天下寧極恬以適存身此其道時命

不能厄樂全之謂志軒冕為過客物之儻來者適然而來

寄非久住宅去留在彼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借音

假也寄去則不樂真樂素所積當其來寄時荒樂良堪

惜嗟哉倒置民失性何其逆

恬養知即定生慧知養恬乃慧轉生定佛經未及歸重於存身之道句而存身在根深寧極不在軒

冕莊子已自眼空一世詩更于鐘鳴漏盡時喚醒求利達者之心此熱鬧場中一服清涼散也

詠秋水篇第十七七陽

秋水以時至河伯矜汪洋及觀北海若萬川歸混茫

不禁向若嘆洋洋空盼望海若體謙虛受氣于陰陽

視海在天地曩累空音孔小穴也點大荒中國在海內穉

米存太倉勞勞瞬息間五帝與三王河伯小毫末就

跡分低昂豈知無小大前言其大此言無小大小而不寡大而不多這一轉話却

好盈虛渾柔剛生不若未生禪家所謂父母未生死

異災祥夫地不為大毫末非微茫河伯未即悟精粗

義傍徨此一轉進與窅無形數與言兩忘數所不能分言所不

永生集又好進與窅無形數與言兩忘分言所不

能論至道渾精粗同塵和其光不多辟異河伯猶懷疑

合物以相商惡鳥至分貴賤端倪必欲詳前言不賤

換此一轉又添箇貴賤與細門隸所以慧眼從道觀以道未可

拘乎常物無功分去與趨捺因之為衡量因有因無

梁麗屋棟難窺穴器本殊所長大小驕駟難捕鼠易

技弗為良河伯尙未達辭受恐相妨這一問又好言

是非則我之辭受既無貴賤既無與之進達觀齊物何弱強天無私

雨露神無私降康身世化畛域大方此其鄉何為何

不為觀化聽造物悟滄桑河伯終諦思任化固徜徉

所貴學道者宜更有承當然則何貴于道耶此一問

則人不必學道矣尤妙言既聽造物之所為善哉河伯問此旨從未彰南

華老仙人特為提其綱明理事物必達權這權字乃

我者有道之全去就謹回翔未聞昧禍福蹈火而赴

湯火弗能熱水弗能溺非謂其天內人為外反要反

約非荒唐馬牛任乎天穿絡則騰驤但勿人滅天天

機自揚揚無然生欣羨無然生感傷嗟彼夔一足無

一足而行憐有欣美感傷二意見山海經 虺百足 衆足忙嗟彼蛇無足

自一足說到無足皆憐風南北颺嗟此目四馳憐心

天機自動至奇之文域中央豈知萬物機各賦于彼蒼風不勝踏以足指

以手大勝折木蜚且無疆不勝為大勝即天定勝世

指風大勝屋為大且無疆不勝為大勝人之意世

奚妄雌簧大道原在我刀踞未能戕不見孔絃歌圍

自解于匡東海有至樂井竈徒踉蹌一喻壽陵學邯鄲

邯鄲國中所能之步故步反云亡二喻名位塞馬同釣濮丈人行

三謝楚以神龜泥塗尾可藏四喻飛鳥若鷓鴣飲醴棲

篔簹豈受腐鼠嚇振羽梧桐岡五喻活潑見天機偶觸

在濠梁人安知魚樂惠子已知莊知之于濠上識解

等糝糠願語夫河伯渚厓勿侈張

河伯海若之問荅俱是寓言河伯自大一層嘆海

之大一層無大小一層無精粗一層無貴賤一層

中流一柱好在何貴于道一問莊子到此處何嘗

鶻突聽之自然又就風之中指出箇以衆小不勝

為大勝是此篇歸宿處莊子本于老子重在以退

為進後此五喻俱含有不求小勝之意結到濠上

之樂取小大精粗貴賤都渾化于逍遙之遊矣此

篇頭緒多波瀾濶詠者力量與之相副方能層層

剝換滴滴歸源不獨一縱一橫論者莫當已也

詠至樂篇第十八 四支

至樂何從覓活身安所資奚避與奚據去就奚能窺

與屈原卜居文勢同世之所共尊富貴壽善四項宜世所卑下

者貧賤天相隨聲色臭味間得失患虫虫富者勤疾

作貴顯瘁心思壽與憂俱長烈士名場危成名殘其

形如子胥輩不爭名譽墮皆以物累已覓樂路多岐樂耶

不樂耶誣然必取昧之意以馳吾之所謂樂無為俗又大

苦之至樂本無樂此句從未經人道破無為為不迷天清與地

寧芒芴無紛披無為何以樂物化忘歡悲莊子鼓盆

歌豈真絕涕洟形氣還無生四序時遷推死既不足

畏疾亦任所麗罹柳瘡也今人謂之癩生其左肘惡去聲之將

誰移生者為假借四大假合化豈不及台我也將隨造物而變化况

悟髑髏夢生苦何纍纍死無人道患以是得委蛇天

地為春秋南面樂在茲不見孔憂顏王道俗所觭抵牾

譬之膳海鳥太牢調鼎禽海鳥眩而驚不敢飲一卮

何如浮江湖鱖鯁食以嬉魚處水而樂人處水而尸

物各順其性拂之則傷疾先聖隨人分去聲名隨實所

司條達不費力分去聲無踰福常為我持化機何終窮生

生種日孳即以至微觀大者亦如斯得水則為音繼

水上初生苔而未成亦有絲縷相索之意蟻衣青水之涯附岸處例陵鳥

車錢為蛭葉鳥足化為蝶奇千日蟲名鴈撥為

鳥化為鳥名骨沫口之為斯彌鳥之沫又出機造入

于機化生化無息期火傳不知盡曾見薪弗衰

開章逍遙遊篇已揭樂字喚醒世人而未及所樂何事此篇歸重在至樂無樂句因知人間世凡有

可樂者終非至樂無樂之樂即是化境後結以出入之機正如夜半鐘聲清人醉夢詠則細釋本文

而鼓歌以出之省却宋儒多少參究

詠達生篇第十九 一東

達人達所生本來生所無身外之物為空惟達天所

命不求知所窮言人力所不及世之不達者養形計其豐逐

嗜豈常在養形非存心生者有盡遺生遺棄假精在中精不散于

外務何以復其精天地物取裏形精能不虧變化成其

終精之而又精相去聲贊也天與俱崇精復氣以純由精說到

氣得失弗忡忡行乎萬物上即御風意純氣元氣純一守中宮

物造于形先造物者無形養氣以相通看今伏氣道人便見醉者全

于酒驚惧不能攻雖有忮心人飄瓦不與戎瓦飄傷人人不

怨之以守氣以全神由氣說到神開明天天然無心德自工不

見承蜩持竿者累丸于竿首自二何玲瓏不見搯舟

者游淵言泗而入水如登嵩視淵若陵惟以瓦注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

以陛下為孤注即此注字以瓦巧不以金注情愛心重易

婿內重外自輕凝神內充融不能養其神養形何能

充單豹養其內外殘虎狼蟲張毅養其外無端疾內

証皆未盡人事無異牧羊者鞭後羊在後而不逐其群宜鞭之未有功

入出勿專主入無專主于靜出無專主于動柴立如槁木然歸大公動靜無常

不倚一偏畏塗猶可戒防避衽席斧斤叢蛾眉伐性之斧一祝宗

善謀彘三月豢養不如糠糟自入軒冕籠二齊桓見澤鬼病生

杯影弓三達生有善策守雌戒其雄養鷄如紀渚木

鷄黜明聰四性與習相成成為有道躬試看呂梁叟

游行數仞洪五凝神若梓慶削鑿斤成風木生有鑿

形木之形驅然後加磨礪以我之自然合物之六

御馬懲力竭顏闔養名駿七工倕垂為旋以手旋轉

規矩手畫成規而兼曰矩者圓之中無神與官相逢

指與物化八不以心稽忘適以為適即前篇至至人行自隆

無柰寡聞者不識主人翁眩視而驚憂魯鳥將無同

神者乃南華之所以為僂也前由精說到氣由氣

說到神中間引醉者其神全承蜩者疑于神削鏡

者器以凝神道家親切指點處詩隨本文位置不

漏不支幾于吳道子畫佛象圓光只一筆便成遂

詠山木篇第二十一先

莊子閱世蹄涉世知難全若謂才足恃不材老天年

山木既如此人何獨不然若謂安不材不材豈無愆

鴈以不材烹不材亡忽焉材與不材間或可以平平

音便似之而實非執中又無權然則舍二者何以

得無偏却累惟道德在淵或在田為龍又為蛇猶東

辨治也日用之則為虎方朔因時弗自專皮不以文災獵者息喧

不用則為鼠不用則為鼠闐遊于無人野建德國堪遷勿憂出無車君車形可

蠲無形倨無留勿憂君無糧寡慾為十千寡君之慾

乃送者自崖反學道至悟後向之資以悟者如登舟而餞送者自岸皆歸擊竹而悟捲簾

其送者而悟皆君遠如雲煙愈往而不有國名大莫方舟濟

于淵雖有觸舟來亦不怒虛舷虛已以遊世弗為利

害牽有材不可恃復朴絕外緣試觀衛賦鐘三月遂

成縣懸賦歛因人情隨其所曲傳回而附我者不材

非云拙一惟退讓先削跡捐其勢鳥獸與往還千金

璧可棄利合同蹄筌赤子負而趨天屬窮愈堅不關

材不材遭時繫乎天騰猿得柗梓謂可離弓弦一旦

處枳棘振動亦孔熯所託之勢異安危即相連見宜

去莊子衣大布衣做履為穿貧也自非病所遇特屯

遭况聞陳蔡歌至理宣管絃天損受猶易安貧可躡

躡人益富貴受更難驕生如湧泉此二語與論語鳥莫

如鷓鴣燕依人襲數椽無功亦無罪往來自翩翩嗟

彼蜉蝣忘形執翳搏夫蟬豈知有異鵲從而利其羶居

塵思出塵應惟出世僊超乎材不材行賢去自賢賢有

者之德而無
自矜之行
中之語

木不名其伐
鴈不名烹煎

非徒照應前文實莊子意

材是一種人
不材是一種人
材與不材間
又是一種人
而皆未離于
跡惟有道德
者龍蛇變化
無可端倪然
未至其地者
亦惟虛已以
遊至末歸重
在行賢去自
賢句便超乎
材與不材之
跡詩屢將材
不材字面貫
串于行間字
裏合通幅誦
之脉轉筋搖
大約從莊子
無字之意補
其有字之文
是謂以天合
天

詠田子方篇第二十一 四寘

田子侍文侯不稱師姓字文侯問其故師難以言譬

其師

東郭順子

為何如人貌而天致

自然之天德

虛緣

虛心以順物

葆養真清真莫擬議使人意

無道之意

自消正容足相示

不言而動容

文侯形且解

自悔

魏為已累

以有國為累未淡窵自然之道

前學同土梗

喻其粗

念之益生愧温伯舍

寓

于魯見者

言各異

交淺言淡

仲尼嘿無言

見之而不言

目擊道已識

去道聲

無可容聲意消于純粹不見顏希孔步趨亦相值

至

及其絕塵奔

指

瞠乎難為企何為瞠

退

乎後孔德難

希冀不比而已周不言而信至最哀惟心死

孔教回之言見

心齋非人死即相次也隨成形以待盡終身交一臂言

速一旦若失之徒為付長喟有不亡者存太朴始弗

棄孔子待老聃槁木枝同視老聃遊物初無物晦明

任迭易始終無端倪譬如雀化為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

禪代皆然如其宗指造有至義孔也請遊是至樂贊

何見得盡物美之存不二萬物之所一也肢體為塵垢死生晝夜寄棄隸前

所如泥塗身貴身貴于隸天所位萬化未有極何者縈寤

寐未能解及此醯鷄甕中闕至論發其覆大全在天

地世所稱儒士儒服殊多偽魯國獨一儒群儒遠相

避真儒在忘言不獨冠履備猶之真畫者般盤礴箕踞

無人意文王舉臧叟託夢以為瑞丈人政聖成夜遁

忘其治不居成功伯昏射盈貫開弓至滿杯水肘上置前手直而肘平

可安杯水于其上言定也登高臨深淵揖射以揚觶揮斤八極外

神氣何所惴叔敖輕令尹貴賤互軒輕在彼在此乎

貴在令尹乎貴在我乎躊躇而滿志高視遐想于天地之間凡國亡未為

亡言凡未楚存僅虛器以此為存亡存亡道不墜

永庄集

道無可容聲句即吾儒無聲臭之旨子方之師消
人意于正容之間温伯雪子曰擊而道已存俱不
在言詮上尋求中間顏之希孔以及孔李問答相
遊于無物之初何論言詮後說到齊生死忘貴賤
不以有國無國為存亡皆學者切身受用之語詠
之者會通大意承接處如無縫天衣不必強為承
接處如雲橫嶺斷
誠筆補造化之手

詠知北遊篇第二十二 四支

知去聲遊在于北義蓋有所規北為玄冥司玄機根柢

窺問向無為謂名有為非所斲無為名三不答不答

由不知狂屈名甫欲言隨即掃其詞黃帝答所問思

歸于無意不知乃真是狂屈為近之知者自不言行教

無文辭此即達摩西來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意損之而又損無為無所

馳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基神奇化臭腐臭腐化神

奇萬氣通于一聖以一為期自古以固存造化逝者

未嘗移東坡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人每滑口讀過此之謂本根觀天

即在茲古之傳道者歷數當弗疑齧缺曾問道披衣

論不支無心無容說睡寐缺睡遊希夷大舜問其丞

道可有于伊指舜丞曰非汝有委聚形假合在兩儀行

處飲食間疆陽氣爲之氣動非我有孔子問老聃至道如

何其聃先培知慮燥雪無紛披胎卵皆形生形色非

天爨太虛無崖跡造化之間來無跡往無崖皇皇也大達四陲不知其出

人生爲暗陰噫物不順是堯桀之非是非奚足尼自本天地

初以觀生壽天須臾時便是釋氏皮囊包血之論看

此道非運夫物非以我物物來取資感而辨不若嘿後應

是聞不若塞宜道不此所謂大得老子豈我欺東郭

問于莊道顧何可離期指定而後爲可况比之故愈

卑螻蛄及瓦甃屎溺亦不遺遊乎無何有不際不可窮際

以無涯再觀神農學在言藏藏其狂弗虧論道非知

道即言者不攝知可還痴泰清問無始名聞見與道

岐無問亦無應道本無問彼之問者非道問與應皆

滴光曜問無有名宵然何所貽光曜能有無所有無

無當爲誰我猶在無字之內尚爲無字所有無無者

是無覺可謂妙矣並無字而空之圓覺日說無覺者亦復如

猶以無覺爲未盡未能脫無字太虛未可追崑崙不

游于太虛未有天地先冉有詢其師應以古猶今生生理

前推未有子孫而知仲尼告顏淵物化本無私安化

安不化所過者化而無心則化與物無所倚山林

壤亦亦可樂哀即與之隨心為哀樂舍去聲逆旅徒相羈

言自無主人無知不可見與無能其所不能孰能免

公為物所動者天也如斯務免所不免知人而不知天用知豈不大可悲

至言去其言至為去其為

知者自不言無可言也不答由不知即維摩不二法門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層層引証不出此意然說虛說無自是莊文本色此篇更說到無無直欲為登峯造極之論釋氏再不能駕而上之詠此篇

時直游無無之境覺此中無老僧前面無闍黎猶知有無字在想見含毫之際宵然邈然

雜篇

詠庚桑楚篇第二十三 十灰

老子有首座庚桑為其魁得道居畏壘所居臣民互

相推尸而庚桑示弟子俎豆百姓非其才謂此俎豆

者鑿垣殖蒿萊猶牆上函吞車之巨獸不離山崔嵬

吞舟之巨魚勿困水之隈喻大人藏身必淡眇稱揚

為亂媒接引南榮越音傳道甚紆回南榮問託業迷

途應撥開庚桑戒營營形生勿虺虺全汝形抱汝生越以心

捉心了不得靈臺我方求心了不可得庚桑欲開示自謂少化

裁奔蜂小化蠶蠅大豆中小大豈倫哉化小難若求伏鵠

鳥卵須以魯鷄大鷄培導之見老子換手以成材夫豈

好委曲樂育廣培裁善才五十三番參想本此老子陡一勘何與

眾偕來來只一人而心思不定正釋氏所謂汝胸中正開此宗門之祖越為顧其後

忘荅徒自猜老子見眉睫初見已知三患即釋氏所謂恁麼也

不得不恁麼也不得越三言之患其疑一也生憐哀越請入就舍十日積

愁堆好惡自惑故十日自愁復來見老子固自濯塵埃難免內

外鞵以皮束物也執着檢束之喻行道安能恢內外皆無下手處難行自然之道

南榮無從入機候弗容催聞教愈惑願聞衛生經只學衛生之道

老導以嬰孩皦哭而嗑喉不嘔去聲飲和在根莢無心而不

傷其和南榮將在此謂是德已該此問自是真人隨非之老子

恐其住著于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也進引以溯洄究之衛生經

至德即胚胎上言至人者隨曰衛生則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前面非也二字分明不是實

話越日至矣乎謂此即淵默忽如雷真人又掃之未

也 心欲如死灰仍持嬰兒說能遠夫人災 既說未也當別有話

頭却又提起前面嬰兒之說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 南華溯源流接引幾徘徊

以上結盡庚 泰定發天光 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與

桑楚問荅 胸中泰定則天光 天鈞物無安排退藏

于不虞 慮之地 生機在心齋 即佛家所謂無志

所憐于鎮錮 志之害已 心 甚于陰霾 非陰陽賊

之切心 出而不能反 應乎外 應與鬼為儕 釋氏曰鬼

自是之見生得死殊為乖 齊物論曰近死之心 有形

象無形 視有形 泰定方能諧 但可空諸所有 無即此 出生

入死理自實覓處 方 無其階無有一無有 此無有者

齊物曰有無也者有未 聖人與之偕披然 同氣而強

始有無也者即此意 日移是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脆 牛百 胾 指 祭者 別形

骸 究竟一體 寢廟 一室之中 偃 偃息 異名移是 所謂

皆移易 未有涯 音 為 凡所 緣不得已 順不得已 而 聖

道取諸懷 以上皆莊子名言各自為節不必相

庚桑楚接引南榮越故為紆回令其參究復導之 見老子換手以成材也老子陡然一勦開宗門無

限機鋒及越認道已是矣而老子非之悟道已近矣而老子曰未也正即心是佛之後而又亂以非心非佛之旨禪宗多用此棒喝然後復持嬰兒之說金針一渡揮于無跡摠之有言即掃說過者皆陳腐也後來禪和子粘錘豎拂摠不出此範圍末數節莊子自抒至論言言入微詩能曲曲傳出前幅如傳燈錄節節皆成公案後幅如楞嚴經七處徵心八還辨見若以語言文字求恐失之矣

詠徐無鬼篇第二十四 四紙

無鬼稟魏武先陳好惡理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武侯值不對

客久忘故里及以狗馬喻悅之入其髓不似聽縱平聲

橫未嘗一起齒武侯性久荒空谷聞音喜真人所譽

咳足發其愧恥及再見武侯由表而入裏武侯欲偃

兵悔過應爾爾豈知名愛民即為害之始器之毀惡

者詠惡器也句兆伏于成美詠凡成美句言器之美成者未有不毀惡喻偃兵即造兵

之端若以成美惡為句器也偃兵將造兵一切由心

起釋氏所謂一切由心造黃帝訪大隗具茨山為止七聖皆迷

津童子前相指童子乘日車憑虛以下視治世如牧

馬去害而已矣結一大段近習囿于物知去聲辯知士機相

抵馳形役其身心潛萬物汨没于物中各是其所是天下無歸一之是則

人皆以已見為是以自是隨聲而應唯戲劇南

華詰孰是分門號五子儒墨翟楊朱秉公孫惠各是

其魯遽人名亦自是者或類此冬爨不以火夏造冰夏水為水弟子

成所恃遽之門人魯遽甚非之道與音律比二十五絃動

不獨調角徵遽自謂勝其弟子惠子所謂是儒墨無非毀亦

是之見是之莊子欲闢之引喻不辭俚闢者附舟歸即闢舟

人痛忘其濟已之恩造成怨讐未離岑岸也舟方到岸非久而忘之也自是

毋乃似方其闢時闢者自以為是此設喻訛惠子自是莊與惠久遊借惠聞

宗旨兩人訛謔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辨亦有此意惠沒無與言過墓傷知

已為之思匠石莊子自况運斤誠如駛聽斲無郢人比惠子

立容恐倚徙莊無惠為質言論誰相祇礪也有惠子之辨而莊子

始得相此上又結中惟以賢下人隰朋為不侈寓

狙以巧見斃鉏色為無累我不自炫鬻炫鬻豈自彼

子綦曰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言不能自晦故為人所知也孔子飲楚觴名臣侍筵

几叔放仲尼付不言二子有素履美丸解兩難此為

宜僚技秉羽戢郢兵叔敖其寢耳見二人無所作為大人在

無為善言非所倚術若九方歎知泰不知否國君同
其食以為祥在邇子綦泣其嗣怪徵當有以邀食于

地天奚與國君儼及其子受胙不祥莫大是得出于

意外為禍非為祉濡需滯而有利與卷婁自苦真人

生憐鄙慧眼空羶行羶行類羊豕得失夫何常跖壽

顏天死藥中堇川與零君臣迭佐使賤者有時貴足踐

未為博不知所不知者天也知倍屣不恃所知則知天太一未分前

天向一中冥冥中樞要為紀主張不代一個造化不

以虧用之無窮古今何涯渙大為揚摧之一項大議論解

惑不惑已結第三大段謂之總結亦可

徐無鬼與魏武侯問答作一段而以黃帝童子結

之莊子與惠子問答作一段而以匠石郢人結之

兩段文義不相蒙不必強為貫穿後節引數條各

詠則陽篇第二十五八庚

彭陽遊于楚王門多所營何如公閱休山樊却簪纓

人心若是遠貪競恬退如隔筵與楹聖道達綢繆造化

相因任天為屯亨譬之乎明鑑妍媸無將迎愛人由

不已自然性出于一誠舊國與舊都即本來面目暢然無

可驚日與物為化古今不化者常貞我所得一箇不

不得持兩見有心為各不內與外分鳴犀首請魏甲

季子欲偃兵二者孰為是華子持其平接引惟惠子

証道以權衡引見戴晉人有道蝸角論何精四達中

有魏魏中有梁城梁中瑩為王稊米太倉盛欲與田

牟鬪何異蠻國于蝸觸國于蝸轟魏瑩恂然失悔其

妄相傾因嘆戴晉人嘿化莫與京吹管竹之有猶有

隔雖無簫笛之音節吹劔劔一映輕說仁與說

義無所容其聲指有道市南宜僚子惟恐來楚旌自

沉在于陸不必臨滄瀛沉不在水而在陸封人喻為

政鹵莽少滋榮莊子通于性戒以鹵莽撻人之道天

者離性而滅情性中有萑九葦欲惡相為榮欲惡之

萑老聃誨栢矩遊齊泣罪氓榮辱名為害貨財聚召

爭賢如遠伯玉知非已屢更安知年六十全是無非

萌安知六十歲之靈情亦前定石柳銘衛坐靈已為

靈久太史何漫評此段言世事皆出于自然散同以為異物自為

輸贏合異以為同大人能合并讀平何謂異中同物以

萬為程以數之多者何謂同中異片分合各含英窮

而反為通物理羌可明所廢與所起議論從何生皆歸

之無則其再觀少知名間二見殊怦怦心不季真名

主莫為莫為如孺嬰接子名主或使有主司其令二

議孰為正情理安從偵達哉太公調視之皆土蕤或

使則為實有實即有名累于物矣莫為則為虛言虛非渾

成所謂無言與意所及終未還太清未能并無或使

與莫為假道以為行道之一字假道不關言嘿能見

日言自不妨不能見道言縱多不言嘿非虛盈造道

離于形似言不足盡嘿亦不足盡非言非嘿際極議也至言此中

道者便說得是亦不是佛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

呈似汝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此篇言性之書也起手以公闕休箴規彭陽之競

進引之望舊都而暢然正人性不遠復之旨至聆戴晉人之一映乃見性于無聲處中間因封人論

政而悟性惟恐以葎菁擢吾性取物之所廢所起

皆歸自然之性而結以非言非嘿不墮莫為或使
兩端之見言性精矣詩之歌咏全在性情亦超于
意言之表

詠外物篇第二十六 四支

外物身外之物不可必宜求天時人事知人事推忠孝且

有悲戮時比于戮天時激雷霆大槐焚披離雷雨大作或焚

樹木水中乃有火山海經云陰陽實所司陰陽錯人憂

在兩陷承上非有人道之患則陰陽之患心為利害劇生火為甚多

利害相戰甚于隼火焚和實可悲用心于外物而傷其胸中至和之氣水不勝火

烈月性也至和之性如月然則受其虧山谷云本心如日二氣

運太虛感召人所為求之已而足毋貸粟于伊西江

水難活枯魚肆可危即遠水難救涵養無近功公子

大釣垂基年獲大魚奮鬣無際涯喻得大體未聞任氏任公

子風守瀆趨灌瀆同藩籬若從外襲取詩禮盜竊資

儒者口中珠金椎控其頤喻說士借詩禮憂時驚萬

世貽後世之患知有所難窺神龜雖入夢入宋元漁

網忽見罹鑽杀龜雖無遺策剗腸患孰移惟其去小

知大知始非滴用在於無用容足外可思人之所用容足耳

之致黃泉人人有能遊達者不遊非所期人而不能

遊豈能遊若斯流遁者從俗逐物决絕者與世矜奇

不能回其光覆墜而火馳貴賤易其世沒丘墟平等

隨請遡豨常後誰能不波靡至人為能遊達委順以

無私彼教彼自以不必學不與彼相觭即因是之意無彼我之分

耳目口鼻心通徹以貫之得自然之理五者如壅哽

形跡何以息相吹人受氣而生恃息知覺賴以榮滋

天理日穿通其竇心孔竅也天理在人物顧自為欺

塞其竇胞中人身皮肉之內有有重閭空天游心君

以天理無所麗不係登山玩林木神假物為嬉自然

不能六鑿六不相攘送方是逍遙池心有春日修鈿

罇草木半芟夷為耕種禾稼從此生成毀兩遷推拔

自拔生見成毀聽補病捨末莫如靜安然休老皆

音滅屏宜言既失而佚者本來自忘其勞不待

既失神人聖莫闕聖人以仁義治天賢者駭一世

以盛德 驚世 聖視如駢枝許由務光逃由逃禿清名不脛

馳紀他平聲踐躡同鄙窵水慕由光弔之諸侯但以亦

何禪後有申徒狄徒自蹈河湄亦慕隱名投河而終

狗名而害俗逐逐守筌得魚蹄得意在忘言忘

言屬之誰

東坡云讀莊子而後知行文之法蓋以文字之蜿蜒百折至末而始見本意者如駢拇枝篇是也

起手便見本意者此篇是也千回萬轉總是外物

不可必意先之以天時人事繼之以西江水難活枯魚以及小儒之窈詩禮神龜之難逃余且君臣之不能不易世結以浮名之不足慕皆在外不

處而中間貫以任公子之垂大釣至人之有

結以得意忘言總是求在我者與外物對針

無非發明首句詠詩以慧眼覷破故枝分派別仍

曲曲迴顧崑崙莊文中另一奇觀此集中另一機

軸也誦此集者豈但明作詩之法

詠寓言篇第二十七 十一真

莊子所著書立說各有倫寓言十之九借寓方日新

所立名與字不必即其人如無有無為謂之類可見

重言居十七如黃帝神稱先說易循不獨尊其年耆

艾有經綸飲人以天和卮酒卮有味言為至純自得

而曼衍游以此窮歲辰送日不言未嘗嘿終身不言

言之非諄諄終身言惡乎然不然人有所謂然所謂

不然未嘗言然不然有因因其然者而然之因惡乎可不可

同上其不然者而不然之因統和以天鈞天理同然萬物不同形相禪如飛

輪卮言日以出天鈞為陶甄萬物以不同形者相禪

有言服人口孔子云言而當法心服乃為親嘆孔弗

可及無言以為珍曾子樂三釜千鐘反蹙顰感親自

難已釜鐘繫其神有悲喜顏成謂子綦聞道非漸臻

一年至九年大鈔歸泯泯極其造物不可知二見惑

迷津若何謂無命推遷跡已陳就已若何謂有命芒

忽無微塵就本來若何謂無鬼響應在蒼旻就有以

若何謂有鬼誰則司亨迤就無以罔兩影外問已景

影坐起自生噴景影比蛇音退與甲蟬似之猶非真

近似非陰晝無與夜無為代影不可見日與火為屯

果然日與夜火為代則代去也日與火為屯

聚也在日與火影則復有待惟形以是遵影待况形

又有待氣以強陽動申強陽形不知四大為幻身此

永庄集 五

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日之說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陽子不聞道盱眙誰與

鄰老聃示大白大白若辱明而自晦榮辱付渾淪其往人避席

人畏敬之敬之畏其丰嶙峋反也與爭席與物同其春以此思

卮言莊日飲人醇

從寓言重言說起歸到卮言上人謂莊言離奇做詭驚世駭俗而不知如卮酒之飲人以和也齊然與可而統之天鈞渾命與鬼而引入大妙結以罔兩之問影陽子之爭席皆至和影子莊子却得吾儒之和此南華所以稱經乎詠者以五字而曲傳奧渺之言始知莊子之篇蓋言乎其所以不得而言而此集亦天籟之自發我欲持雙柑斗酒日坐臥其前也

詠讓王篇第二十八 一東

嘗讀莊祠記東坡辨晁工讓王下四篇不入祠記下

今思讓王義恬退與莊同許由與善卷辭舜之讓以讓相

尊崇王子越王子逃丹穴為君慮生戎子華說韓侯攫

銘掣取天下雄可以有然廢左右手左手攫則右手廢右手亦然

不攫自取衷昭僖侯不攫也不以天下故遂令兩臂空韓輕

更遠甚奚以憂戚終顏闔衣苴布陋間自冲融豈以

隨侯珠浪彈干仞鴻禦寇不受舉鄭子陽屠羊不受

功不受楚昭王三旌之位 夔牖原憲樂軒粥顏氏風孔顏有至

樂寒暑類窮通子貢曰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 真人又有憂矯節亦

非公無擇投清淵逃舜之讓 桐調水卜隨窮務光聞湯讓

負石沉瀘東不受天下可何為殞其躬讓者屢沉淵

篡者智相籠流弊至此極孤竹稱清忠

篇中兩臂重天下隨珠彈雀說反屠羊窮通為寒暑之序數段非莊子無此筆意入之詩中遂成名

言可銘座右

詠盜跖篇第二十九 七陽

孔跖皆寓言憑虛撰篇章孔友柳下季跖之兄 憂其弟

無良往就而說之謁者通門墻盜跖聞之怒目如明

星光相斥為巧偽膾人肝佐觴復為相通謁聲如乳

虎楊初告以三德形辯 次說以開疆尊為諸侯 拒諫而飾

非其舌甚箕張心慕有巢前不數堯與湯涿鹿血流

野放伐從此倡非毀及堯舜鮑焦抱木傷申徒投河

濱子推燔山岡沈江及剖心諸子何踉蹌人生不滿

百白駒過隙忙不能養壽命何用鼓如簧孔子付喟

嘆形屈而神王虎鬚未可編虎口亦宜防跖論固如此君子道其常卿相慕孔墨設問在子張所行有美惡貴賤分低昂有勢未為貴匹夫亦流芳鄙哉滿苟得名與跖同崛強詆毀儒與墨顛倒紀與綱忠信比禍始廉義視荒唐無足名跖之徒走利尤不祥但求人下我富則人下我樂意以猖狂知和名陳其害不以勢張皇害生于有餘積財有餘亾亂苦疾辱憂五滿堵適自戕內外生疑畏樓牆上疏窻也防盜之具週室堂反返

貧不可得大惑莫能匡

太史公作莊子傳謂漁父盜跖肱篋訊詆孔子後此之貶莊子者以此篇為甚然細看盜跖之雄辨固詆毀矣而隨繼以子張之正論又撰出無足之徒與跖同暴而隨繼以知和之名言則安見其為專意非毀也前設言以見其凶暴後正言以明其貽害耳詩以游戲出之而不失其正杜子美云孔丘盜跖終塵埃似較此更為激烈

詠說劍篇第三十一先

趙文喜擊劔劔士日喧闐垂冠衣短後笑鬢相比肩太子慳魁患之傷痍蓋有年千金奉莊子化刃為青

運莊子服劍服舍經以行權文王校劍士鬪死尤堪
憐及其召莊子劍說自便便何謂天子劍鋒劍鋒首劍鏑刀
屈齊燕褻之以四時渤海繞如川何謂諸侯劍鐔劍
缺劍把劍盡豪賢直之無前者上下法方圓何謂庶人劍
垂纓衣短褰嗔目同鬪鷄命絕無勇拳王舞庶人劍
尊卑何倒懸及聞莊子論三月悔難痊劍士皆服斃
舊習盡相蠲

說劍篇如三百篇之比體始終不露正意詠者若
下註解豈惟蛇足殊失風人之體讀此詩可以無

憾

詠漁父篇第三十一 七虞

孔子休杏壇弦歌以自娛鼓琴奏其曲由賜與爲俱
忽有漁父來皓白其眉鬚曲奏未及半持頤聽曲呼
何以無名氏應與天爲徒招由并招賜問彼何所圖
對以孔氏治將期利海隅漁父更端問心疑其瞿瞿
有土之君與侯王之佐乎二者皆非倫言孔非二一
者之倫

笑而還趨

指漁父

惜孔危其真

苦心勞形
危其真精

勞苦付一吁

孔子推琴起知與聖無殊漁父將引船杖挈船狎鳧

鷗孔子再拜進咳唾願相訊漁父釋所有去已之人

事詳其符天子至庶人諸侯與大夫四憂乃其職無

職則無瘠八疵與四患詳莊文連類以相敷孔氏再拜

就四謗逐于魯削跡于衛伐樹于宋圍于陳蔡增躊躇客為變其容迹

乃影之模處陰方休影疾走何其愚漢文多動人以用此譬

精誠一真為有孚真者受于天自然不可誣語畢刺

船去緣延葦一掉以橈撐舟孤挈篙音漸杳杳波紋

水面無水波定漁父自此遠回車尚弗驅子路從旁疑

磬折偃其軀孔子伏軾嘆尊賢應在吾見賢不尊下非仁也

降下人不能精不能推誠自屈不得其真謨難聞真漁父有

道者安得不相須

王摩詰詩中有盡詩家嘆為絕倫然對景生情偶然粘出遂成佳話若此詠筆筆畫圖却不溢莊文之外再四諷誦之帶間之挈音若聞漁父之鬚眉如見并我孔子偃僕磬折之狀俱在日前豈不奇絕快絕

詠列禦寇篇第三十二 一東

列子之齊反不欲炫其聰當食驚饋漿食于十漿而

待買而驚人禮貌隆內誠尙未解化形貌謀舉光先

充趙州日老僧修行無力督人有道淡善之具眼何

玲瓏善哉人將保汝矣將守列戶外相尊崇戶外之

列子跌而出虚心來取衷列子求教督人發藥石列

日先生既來針砭為最忠不能無保汝非汝能使人

曾不發藥乎能使人無保汝也所謂感人感豫人豫師席中守之

謂是巧與智憂勞內相訂巧者勞何如不繫舟虛以

任天風言心無係着為儒如鄭緩名使弟治墨工儒

既分即其父助弟翟弟愛其緩悔其磨礪悔教弟沒後

相辯化楸栢死已勤苦夢以通托夢于其父日使翟

豈知造物者報施為最公此莊子取其事而斷之之

施之報其人之天彼之學墨而能墨者是造物以其

何用居成功天實使彼為墨而緩乃以為世之遁天

者與緩鄭同始終貪天功有德尙忘知且以造物何

况有道躬莊子之言一層之上又有一評漫名朱學

承往集

屠龍千金產竟空技成無所用無龍可屠豈同竿牘往來問勞

小夫蒙至人歸無始無物之始瞑睡也喻安處鄉無何有之鄉得所

宗水流乎無形人見水有形不知實無形發洩太清同泄而去也歸于太虛

最下舐痔輩得車徒自雄真人免于刑內外無所攻

外刑金木訊之內刑陰陽食之觀人以七徵詳莊文三命滋益共孔氏

有家法循墻忘鼎鐘賊在德有心為德而有心即禪家所謂滲漏心又

日第二念便是此意有心鑿鴻濛尤患心有馳有心之中又有思前笑後之意

如心中又開一內視敗渾融敗其渾然者設探驪領珠僥

倖逢睡龍驪龍如或寤齏粉自興戎喻人求榮皆危道達矣

南華仙却聘固其窮不為文繡犧孤犢可西東豈惟

輕名位生死等飄蓬將死羞厚葬棺柳辭梓桐上供

烏鳶食下飽螻蟻虫若以不平平萬物之理本平若我以不平之心而

欲平其平則平隔千萬重明不勝于神有為不勝愚于無為

者自情情愚者恃所見而入于人為不亦悲乎

而况有道者乎句是一章關捷莊子千回百折總

為傳道計也引列子之驚饋漿而進以虛而遨遊

舉鄭緩往事而明夫造物報人之天可見有道者大率以自然為宗至于賊在德有心尤在心有

尤見道不可以有心與之也非莊子不能為精與
語結以不平平正佛家所謂平等法一切窮通生
死皆作平觀傳道執踰乎此最難在以精
與之理入之歌詠之中想見鑪錘攻苦

詠天下篇第三十三 十一尤

經終禦寇篇結盡逍遙遊此篇乃後跋述莊之源流

天下治方術術學自是而無說道術無不在百家不同而道皆在

其中便有神聖各為儔天人至人神人聖人歷數法度傳世史史書

載其詩書明魯鄒分明指孔子六經散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散

見于百家任所求稱之總序甚正東坡云莊子未嘗訛孔子觀此便見

自夫一曲偏士闇不明鬱不發良足羞往而不復返

迷而道術裂分難收分明是一隨家數試為列數之言之

百家各校讐墨翟禽滑釐治墨代人謀非樂墨氏節

用篇篇生勤死薄偷論說祖夏禹櫛沐勞摳摟自苦

以為極何能澤九州南方有別墨鄧陵子墨經墨書異

蟬蜉為思墨翟意枯槁非所愁以上言道術又不一

別宥以宜猷隨分自處為別宋尹冠華山冠禁闔寢

戈矛周行遍天下饑渴期有瘳惠不知為政強聒而

矯揉以上言宋更聞有道術齊物任由由泠汰脫酒也泠

肤而以遇物理道水乳投以無碍莫之是與非入世

復何尤田駢名學彭蒙名慎到名亦相猶以上言彭蒙諸子

未及入堂與會若老聃不古有真人者神明淡所醉

淡然而獨與老聃悅其風空虛獨能留以空虛不毀為實樂軒所謂一

神明居物都無守其雌與辱知雄守雌堅銳不如柔惟其無

萬物全藏也有餘故為優即有積為曲全以為福福莫長此

為真人修以上言進悟苾與芴所適如虛舟天地同

為體神明與為悠莊周悅其風立言有三籌厄言為

曼衍得寓言非浮漚寄寓為言重言援往哲鄭重若

天球其書雖瓌瑋高無傷于綢繆和同其辭雖參差

不可諛滑詭詭可歌謳不居于傲倪莊子傲世精神

天地周獨與天地生平宗老子以上言惠施其旁搜

以惠子作結見惠子不可列其書盈五車其言為太

于道術而其能辯亦不可沒幽連環亦可解辯者恃無憂鷄亦可三足鷄本二足

之者是郢不獨稱侯楚都于郢而自為規矩非方圓

為三矣王亦同于有天下

矩不方規 驪黃三馬牛 馬牛二體也驪黃色也以不可為圓 二體與色并言則謂之三

慮 不經 對倚人 異人曰 徧說 萬端 而不休以此逞舌

鋒形與影相替 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 我遯南華學躬為黃

老偃不比惠施辯垂世自千秋

孟子末篇序見知聞知而隱以已承其後太史公亦然莊子末篇歷叙古今學術同此旨前總冒中專推鄒魯以冠之此莊子學術甚正處後來分別五子而自處其末繼于老子之後明言其學本于老子也妙在以惠施作結全經莊惠問荅居多濠上之樂過墓之傷莊以惠為知己此處似譏惠之辨而正以惜惠之才也意惠子而外無足當其譏彈者此中有繼往開來之望大抵讀莊文勿于言

內求之詠莊文者不溢于言中而言外之旨自見篇內云茫乎忽乎未之盡者詩固得此不盡之意以上同學諸子評

詠莊集終

跋

莊子之文以虛無為本以自然為宗代天下解黏
 釋縛而因遊于逍遙者也吾兄畏齋固少長于儒
 者而曷為乎詠莊曰此正吾兄之所以詠莊也吾
 兄髫年奉恩例應對天人之策顧堅謝不出非如
 任公子持竿東海而不肯趣灌瀆守鯢鮒乎嗣是
 困場屋十數次豈但息以六月已耶及需次膺薦
 脚空秩出都而卷曲山中又頽然自放于大瓠

櫟之間遲之又久方捧和陽一檄未泄事卽丁
君艱用以支離其骨吾兄生平一大困頓哉居廬
三載足不窺市取一切得喪而齊視焉其胸次間
直欲糠粃萬物蜉蝣天地渾乎南華老人之風矣
哀痛偶輟好取莊文而朗吟之吟罷括以韻語不
覺成帙惠寄京師余諷讀之庸詎知吾兄之詠莊
非吾兄之自詠其天倪耶據分篇命題所言皆莊
言謂之詠莊宜也篇中化糟粕棄芻狗含毫

直欲御風騎氣與造物者遊吾兄亦特借莊
平以平其所不平豈真取莊文而比之櫟之哉
曰南華一經篇分內外每篇分數段吾兄貫以口
意疑有鬼斧于其間而吾兄曰否否經文本不屬
而強屬之無異截鶴而續鳧也或又曰詠莊亦卽
以註莊也更非吾兄之知己矣

康熙十七年仲冬弟化龍拜手書于京邸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impression, possibly reading '圖書' (Library/Book) in a decorative font.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likely reading '北京圖書館藏' (Beijing Library Collection).

